

天主忠僕

亨利·塞斯·阿帕奧及六十二位殉道者

HENRY SAIZ APARICIO AND 62 COMPANIONS

簡介（參閱 149 頁）

這個組別有 63 位殉道者，即亨利·阿帕奧及六十二位殉道者（來自馬德里及畢爾巴(Madrid-Bilbao)省的 10 位神父、14 位神職修士、14 位輔理修士、3 位備修生及 1 位平信徒，以及來自塞維爾及科多巴省(Seville-Cordoba)的 13 位神父、2 位神職修士、3 位輔理修士及 3 位平信徒）。我們不會詳述各人的殉道過程，只會從兩組選出幾位代表人物，概述他們的生平。

64 位殉道者的列品程序「案卷」(positio)已於 1995 年 10 月 24 日備妥，目前正由聖人列品部審理。

1. 塞維爾及科多巴省的 21 位殉道者

慈幼會會士

1. 安多尼·托里羅神父(Priest Anthony Torrero)
2. 安多尼·莫黑諾神父(Priest Anthony Mohedano)
3. 厄瑪奴爾·戈梅斯神父(Priest Emmanuel Gomez)
4. 彌額爾·莫林納神父(Priest Michael Molina)
5. 亨利·卡納特神父(Priest Henry Canut)
6. 斐烈·帕科神父(Priest Felix Paco)
7. 方濟·米圭斯神父(Priest Francis Miguez)
8. 安多尼·潘科博神父(Priest Anthony Pancorbo)
9. 厄瑪奴爾·費德斯神父(Priest Emmanuel Fernandez)
10. 保祿·卡巴羅神父(Priest Paul Caballero)
11. 安多尼·費德斯神父(Priest Anthony Fernandez)
12. 若瑟·李蒙神父(Priest Joseph Limon)
13. 何諾·亨德斯神職修士(Cleric Honorius Hernandez)
14. 類斯·亨德斯神職修士(Cleric Aloysius Hernandez)
15. 斯德望·加西亞輔理修士(Coadjutor Stephen Garcia)
16. 辣法耳·羅圭斯輔理修士(Coadjutor Raphael Rodrigues)
17. 若瑟·布蘭科輔理修士(Coadjutor Joseph Blanco)

協進會會員

18. 安多尼·羅圭斯神父(Priest Anthony Rodriguez)

19. 巴爾多祿茂·布蘭科先生(Mr. Bartholomew Blanco)
20. 多默·阿倫索·桑胡安先生(Mr. Thomas Alonso Sanjuan)
21. 德蘭·塞胡多太太(Mrs. Theresa Cejudo)

塞維爾列品調查的證人指：「安達魯西亞(Andalucia)的人民陣線迫害天主教徒，仇視教會，焚燒百多座教堂和褻瀆聖像、聖器……尤其是至聖聖體和祭台。」

西班牙的第一個受害者也屬於這個組別。他是**安多尼·費德斯神父(Fr. Anthony Fernandez Camacho)**，於 1936 年 7 月 20 日，即內戰爆發後兩天，在塞維爾遭無情殺害。7 月 19 日，他正前往探望母親。新政權引發動蕩局勢，迫使他晚上在朋友家避難。20 日早上，他在母親居住的聖母進教之佑修院舉行感恩祭。回程時，他在紅軍架設的路障遭截停。陪伴費德斯神父的青年阿辛奧·莫蘭諾(Arsenio Ortiz Moreno)憶述說：「安多尼神父想折返，但有個持槍的軍人命我們上前。當我們走近路障時，有個軍人要求神父出示證件。他答說：『證件在家裡。』然後向軍人展示空無一物的錢包。另一個軍人說：『你不知道現在出外要帶備適當證件嗎？』說畢便搜他的身。他在神父的褲袋搜出一只手錶，錶鍊繫著一個約有四公分大小的十字架。軍人說：『你也信這東西。』安多尼神父低下頭，沒有說話。有個軍人粗暴地抬起他的頭，喊說：『他是神父，時常經過這裡的。』另一個魁梧的軍人站在一米遠，即時向他開槍。他倒下來求救。當時場面混亂，我聽不清他在說甚麼。他的屍體給丟進一堆正在焚燒的垃圾，因此無法辨認他的遺骸了。」

名列塞維爾和科多巴省組別之首的，就是**安多尼·托里羅神父(Fr. Anthony Torreo)**。他是龍達(Ronda)聖心會院的院長。在戰爭開始後不久，軍方到會院搜查武器，但一無所獲。7 月 24 日，會院遭徹底搜查，聖物受不敬對待。會士離開會院，互相祝願說：「我們在天上再見吧。」托里羅神父及年長的告解神師卡納特神父(Fr. Canut)投靠他們的朋友兼捐助人若瑟·富萊特先生(Mr. Joseph Furest)。黃昏，一批軍人到若瑟的家拘捕他們，其後把他們處死。

安多尼·莫黑諾神(Fr. Anthony Mohedano)是龍達另一個會院「聖德蘭」會院的院長，那裡培訓了幾代的工人。他給舊生出賣。當這個青年從藏身處揪他出來時，神父說：「我曾是你的老師。」莫諾神父給拉到墳場處死。

談到協進會會員**德蘭·塞胡多(Theresa Cejudo)**，安多尼·卡薩爾神父(Fr. Anthony do Muino Casal)說：「我和她囚禁在同一監倉，因此我有第一手資料作證。她很冷靜，鼓勵所有人信賴天主。」德蘭於 1936 年 9 月 16 日在法院受審，被判死刑。她說不會為資本家或政治申辯，只會捍衛耶穌基督的訓導。辯護律師宣稱：「我沒有甚麼可為犯人申辯，她只是想法有別於馬克斯主義者而已。」總統也認為沒有甚麼可判罪，但她最終被判死刑。「他們在 9 月 20 日早上六時，在墳場槍決她和其他 17 個受害人。她請求最後一個受槍決，為能鼓勵其他人……她步出監獄後，盡力鼓勵仍留在監獄的人。她說：『弟兄們，要寬恕。』意思顯然

是寬恕迫害他們的人。『基督君王萬歲！』許多西班牙殉道者為基督獻出生命前，也如此喊叫。行刑者要蒙上她的眼睛，但她拒絕，並說自己不怕死。

2. 馬德里及畢爾巴地區（42 位殉道者）

1. 塞斯·阿帕奧神父(Priest Saiz Aparicio)
2. 薩瓦多·費德斯神父(Priest Salvatore Fernandez)
3. 薩比諾·亨德斯神父(Priest Sabino Hernandez)
4. 斐烈·龔雷斯神父(Priest Felix Gonzales)
5. 澤曼諾·瑪定神父(Priest Germano Matin)
6. 若瑟·維拉瓦神父(Priest Joseph Villanova)
7. 安德烈·希內斯神父(Priest Andrea Jimenez)
8. 彌額爾·拉薩格神父(Priest Michael Lasaga)
9. 安德烈·戈梅斯神父(Priest Andrea Gomez)
10. 碧岳·康德神父(Priest Pius Conde)
11. 卡門·佩雷斯神職修士(Cleric Carmen Perez)
12. 斯德望·科博神職修士(Cleric Stephen Cobo)
13. 特奧洛·龔雷斯神職修士(Cleric Teodulo Gonzalez)
14. 厄瑪奴爾·瑪定神職修士(Cleric Emmanuel Martin)
15. 維吉爾·德雷拉神職修士(Cleric Virgilius Dreira)
16. 猷定·胡安斯神職修士(Cleric Justin Juanes)
17. 伯多祿·阿托格神職修士(Cleric Peter Artolozaga)
18. 方濟·埃雷拉神職修士(Cleric Francis Edreira)
19. 厄瑪奴爾·博拉喬神職修士(Cleric Emmanuel Borrajo)
20. 維托里·費德斯神職修士(Cleric Victorian Fernandez)
21. 巴斯圭·卡斯羅神職修士(Cleric Pasqual De Castro)
22. 若望·拉拿達神職修士(Cleric John Larragueta)
23. 類斯·瑪定神職修士(Cleric Aloysius Martinez)
24. 弗羅倫·羅圭斯神職修士(Cleric Florence Rodriguez)
25. 瑪竇·加羅拉輔理修士(Coadjutor Matthew Garolera)
26. 德宜·烏里利輔理修士(Coadjutor Dionysius Ullivarri)
27. 尼閣·托雷輔理修士(Coadjutor Nicolas De La Torre)
28. 保祿·加西亞輔理修士(Coadjutor Paul Garcia)
29. 華倫天·基爾輔理修士(Coadjutor Valentinus Gil)
30. 若瑟·科德拉輔理修士(Coadjutor John Codera)
31. 若瑟·塞拉雅輔理修士(Coadjutor Joseph M. Celaya)
32. 方濟·瑪定輔理修士(Coadjutor Francis Martin)
33. 艾米里·阿塞輔理修士(Coadjutor Emilius Arce)
34. 雷蒙·艾林輔理修士(Coadjutor Raymond Eirin)
35. 達修·加桑輔理修士(Coadjutor Anastasius Garzon)

36. 斯德望·韋圭斯輔理修士(Coadjutor Stephen Vazquez)
37. 艾里多·拉莫斯輔理修士(Coadjutor Eliodorus Ramos)
38. 安多尼·西迪輔理修士(Coadjutor Anthony Cid)
39. 備修生弗德里·科博(Aspirant Federico Cobo)
40. 備修生依納爵·馬達(Postulant Ignatius de Mata)
41. 備修生多默·基爾(Postulant Thomas Gil)
42. 平信徒若望·德馬達(John De Mata)

亨利·阿帕奧神父(1890-1936)

亨利·塞斯神父名列馬德里及畢爾巴組別之首。他是馬德里市郊卡拉班塞(Carabancel Alto)備修院的院長。1936年7月20日早上，革命黨襲擊學校。亨利神父身穿便服，在大堂聚集所有男青年，為他們赦罪，施予聖母進教之佑降福後，把他們帶到大門，揮著白色手帕高叫：「停火、停火！」軍人忿怒咆哮說：「別妄想！」然後繼續開槍。塞斯神父答說：「至少為了這些青年，停火吧。如果你們嗜血，儘管取我性命！放過這些青年啊，他們是無辜的。」

他們停火了，把青年帶走，遣他們回家。可是，塞斯神父及另外八個會士要留下來，任由軍人擺佈。後來，其中一個青年在馬德里的法院作證說：「軍人停火後，命令我們舉手走出來。我們聽到他們咒罵和侮辱老師，說褻瀆的話，威脅要殺他們。他們對我們這些學生說，這些神父是騙子，還說他們是來解放我們！我們被帶到軍方的孤兒院，在馬德里或紅軍掌管的地區沒有親人的青年，便一直留在那裡，直至民族主義黨的軍隊來臨。」

軍人沒有接到命令處決他們，當局也沒有發出逮捕令，沒有理由扣留他們，塞斯神父及其他會士在當晚獲釋，但塞斯神父在10月2日於藏身處再遭拘捕，其後在馬德里的醫院被謀殺。兇手之一朱里·雷耶斯(Julian de los Reyes)身穿沾滿血漬的衣服，對護士羅莎莉·曼里克(Rosalia Manrique)及康塞塔·加利高(Concetta Gallego)講述殺人經過。兩個護士日後宣誓作供，指證他殺害慈幼會院長塞斯神父。兇手說：「我們叫他下車，我先開一槍，沒有命中他要害，只要他受苦。亨利神父說：『天啊，殺掉我吧，別讓我再受苦了。』於是我再開一槍。」羅莎莉·曼里克述說：「雷耶斯洗澡後，換上一件新的白襯衣，便去參加舞會了。」一位會士作證說，塞斯神父具有堅強信德，渴望殉道：「他被殺前數天，我探訪他，談到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可能死在紅軍手中。他喊說：『為光榮天主而死，有甚麼比這更美妙？』」

若瑟·維拉瓦神父(Fr. Joseph Villanova)、澤曼諾·瑪定神父(Fr. German Martin)及德宜·烏里利輔理修士(Coadjutor Ullivarri Dionysius)分別在不同地方藏身，但紅軍出其不意前來，把他們帶走，最後處死他們。維拉瓦神父在1936年9月29日被殺。兩個軍人突然出現，命令在場人士聚集一處，他們要搜集各人的資料。然後，他們要求維拉瓦神父和另一個人跟隨他們到委員部(Commissariat)受

審，言下之意是他們將被處死。翌日，他們的死訊確認了。瑪定神父及烏里利修士在一個月之前，在他們常聚集祈禱的塞拉諾房子(Col. Serrano)被捕。翌日清晨，他們在阿拉瓦卡(Aravaca)墳場被殺。從被殺人士的記錄冊，我們得知他們在 1936 年 8 月 31 日清晨被槍決。

卡拉班塞會院的輔理修士**保祿·加西亞(Paul Garcia)**喬裝為園丁，匿藏在慈幼協進會會員的別墅。他被出賣，與一位修女一同被囚禁，最後被殺。

兩位修士斯德望及**弗德里·科博(Federick Cobo)**的個案值得一提。斯德望是神學生，他的兄弟是年青的備修生。內戰初期，他們匿藏在一個姊妹的家，鄰居也知道 28 歲的斯德望是修道人和神職修士。斯德望寫道：「如果這是天主的意願，我願意為祂交出生命。我非常願意這樣。我不會暴露行蹤，但如果天主要取去我的生命，還有甚麼更值得喜樂？」1936 年 9 月 22 日早上七時三十分，四個軍人闖進屋子，進行例行搜查後，沒有發現任何罪證，大喊：「帶走這兩個人！」憂心如焚的姊妹竭力證明他們無罪，但他們咆哮說：「他們是修士，這就夠了。所有修士都在坐牢，他們怎能倖免？」他倆給帶走和槍決。其後，兩位殉道者的姊妹作供說：「我在聖依莎貝路(via Santa Isabel)的法院找到一些文件，確認他們被殺了。首先，我找到一份記錄，指他們的屍體在 9 月 23 日送來。此外，衣物寫著的字母與我兩個兄弟的姓名相符。我還在警察總部找到他們被槍決後拍下的照片。」

1936 年 7 月 23 日，在馬德里十五公里以外的莫黑納多(Mohernando)，一些初學生剛剛完成他們發願前的退省。當日，紅軍與國家部隊在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平原交戰，互相炮轟，紅軍佔了上風。他們全副武裝，周圍破壞教堂，殺害神父。翌日，紅軍下令騰出莫黑納多會院。然而，由於有青年在場，因此省會長阿康拉神父(Fr. Alacantara)勇敢提出反對。25 日，會士和初學生領受聖母進教之佑降福後，便逃難到郊外，但在埃納雷斯河(Henares)被紅軍追上。這批慈幼會會士和初學生先被帶到瓜達拉哈拉，然後被囚禁在莫黑納多。

見證人**艾米奧·阿倫索神父(Fr. Emilio)**當時是其中一個青年。他作證指，軍人在州長議會前，煽動他和其他青年說：「來吧，拿起槍，殺掉這些神父（即我們的長上）。殺掉他們，他們是騙子！」他們一邊離去，人們一邊大吼：「殺掉他們！怎麼讓他們逃走？打倒天主教！打倒教會！教宗該死！」州長雖下令遣他們回莫黑納多，但紅軍置若罔聞，要他們流血。運送囚犯的最後一輛車改道到馬德里，車上有年青會士**歐洛奧·科德洛(Eulogio Cordeiro)**及**安德烈·希內斯神父(Fr. Andrew Jimenez)**，兩位會士數天前才放下阿爾梅里亞(Almeria)神學院的教職，到莫黑納多接受初學培育以成為鮑思高神父的神子。司機**伯多祿·艾多(Peter Aedo)**作證說，他們在瓜達拉哈拉出發，有些軍人談到這批乘客，對他說：「他們不會回來，必須殺掉他們。」

證人續說：「我們抵達『52 公里』後，紅軍命令我停車，強迫兩個乘客下車。他

們徹底搜希內斯神父的身，脫去他所有東西，包括眼鏡，然後粗暴地把他推到排水溝，他便砰的一聲跌倒了。他們命他過了馬路，向郊外的河邊走去。他走了約十公里後，他們便開槍，但第一槍沒有命中他。有個女軍人吼道：『你真沒用！』然後便槍殺他。希內斯神父立即倒下，傷重致命。我親眼目擊此事。有個軍人上前確認他是否真的死了。然後，他們叫我獨自回去，他們會把另一個囚犯帶到馬德里。我必須補充，他們之前搜神父身時，他正熱切祈禱。」

還有兩個證人提供其他細節：瑪利亞·阿莫(Mary Carmen del Amo)看見天主忠僕希內斯神父下車，她說：「他下車時，應該是手裡拿著十字架，我聽到軍人說：『丟掉它！』我問司機：『他們要他丟掉甚麼？』司機說：『你沒看見他手裡拿著甚麼嗎？』我仔細一看，看見他舉起雙手，右手拿著十字架。不久，我便聽到槍聲了。」

與希內斯神父一同被捕的歐洛奧·科德洛逃過鬼門關，他作證說：「他們命我們越過排水溝，向右邊的原野走去。這時，我已看不見他了……但我稍後聽到把我帶往馬德里的軍人說，他拿著一個十字架。他們要拿走，但他極力反抗。」

希內斯神父被殺前曾與艾米奧·阿倫索(Emilio Alonso)交談，他「非常肯定」死期將至，願意大方赦免他的行刑者。

1936年8月3日，院長彌額爾·拉薩格神父(Fr. Michael Lasaga)及六位年青會士在他們藏身的莫黑納多會院被捕，給押往瓜達拉哈拉監禁。他們被囚四個月，直至12月6日。有些見證人詳述拉薩格神父的生活，以及他為青年夥伴和其他囚犯推行的使徒工作。談到那些年青會士，一位見證人述說：「他們組成真正的團體，彼此相愛，尊重和服從拉薩格神父……願意為他們負責照顧的囚犯提供最卑微的服務，或代替其他人照顧別的囚犯。神父是大家的理髮師。」

1936年12月6日，國家軍隊轟炸瓜達拉哈拉後，獄中有277人被殺，其中包括慈幼會會士。監獄職員在馬德里的列品調查作證說：「1936年12月6日黃昏，200個軍人來到監獄，控制局面。拉薩格神父為其獄區的囚犯赦罪後，返回自己的囚室，坐在床上。一個年青會士走近他，就像尋求保護，坐在他旁邊，把頭靠在長上懷裡。他們就是以這個坐姿，在聖母無玷始胎節前夕迎接死亡。」

軍人放過其他平民囚犯，但射殺修道人和神父，逾200人死亡，其中包括慈幼會會士。他們在各自的獄區，或在監獄的其他範圍被殺。